



# 哲学研究

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

[英] 维特根斯坦 著

陈嘉映 译



C E N T U R Y L I B R A R Y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C E N T U R Y P U B L I S H I N G G R O U P O F S H A N G H A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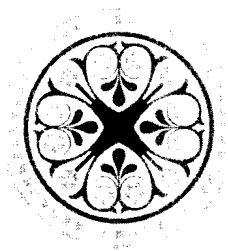


# 哲学研究

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

[英] 维特根斯坦 著

陈嘉映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OF SHANGHAI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哲学研究/(英)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L.)著;陈嘉映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世纪文库)

书名原文: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ISBN 7-208-03679-9

I. 哲... II. ①维...②陈... III. 语言哲学-研究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626 号

本书根据美国麦克米伦出版社 1953 年德英对照本翻译

责任编辑 邵 敏

封面装帧 王晓阳

·世纪文库·

哲学研究

维特根斯坦 著

陈嘉映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200001)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 插页 5 字数 232,000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208-03679-9/B·295

定价 23.00 元



## “世纪文库”出版说明

为了系统整理和充分展现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学术文化资源,进一步拓展我们的文化视域,大力推动中国学术创造与前进的步伐,我们决定出版“世纪文库”。

“世纪文库”定位于出版高质量的优秀学术图书,特别是已获定评的中外学术经典。“文库”分两大类,即著作类与译作类。“文库”将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如哲学、史学、文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语言学,等等。

作为一套开放性的学术丛书,“文库”将始终注重所收著作的重要性、原创性和开拓性。为严格保证“文库”的学术质量,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文库”将主要重版集团内外已经出版的、经时间检验确属学术精品的图书。“文库”已建立起一套严格的专家评审机制,所有入选图书都在有关专家论证、审定的基础上,由编委会讨论确定。

我们希望“世纪文库”的出版能助益于人类优秀文化的积累与建设,成为世纪性的学术文库;我们也敬盼学界支持我们的追求,让我们共同建设中国学术的未来。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依其本性,进步看上去总比实际上更为伟大。

**NESTROY**

▼  
哲学研究

## 编者小识

在本书中编为第一部分的内容，在 1945 年已经完成。第二部分写于 1947 到 1949 年之间。假使维特根斯坦自己出版这本书，他会大大压缩第一部分最后大约三十页的内容，为现在的第二部分补充一些材料，加工后安排在那里。

整部手稿中各处都有可以解读成不同的词和短语的写法，我们不得不作出选择。这类选择绝不影响文句的意思。

有些书页底部排印的一些文句其上用横线隔开，这些段落是维特根斯坦从他的其他稿件中剪下来夹在这些书页里的，但他没有进一步注明这些段落应该接在哪里。\*

双括号里的话是维特根斯坦用来和本书以及他的其他稿件中的某些段落相互参照的。这些稿件我们希望今后也将出版。

---

\* 由于中文本页数和德文本页数不能一一对应，我不得不稍作变通。我根据维特根斯坦研究者的研究结果或我自己的猜测，确定这些插入段落与正文中的哪些段落相应，把插入的段落排在正文相应段落的后面，上下都用横线隔开。——译者注



第二部分的最后一节是我们自己决定安排在它现在的位置上的。

G. E. M. 安斯康姆 [Anscombe]

R. 里斯 [Rhees]

# 序

以下发表的，是我在过去十六年里从事哲学研究积淀下来的思想。它们涉及多种课题：含义、理解、命题、逻辑等概念，数学基础、意识状态，等等。这些思想当时我都是以小段札记的方式写下来的。这些段落有时讨论同一个论题，联成较长的一串，有时则很快从一个论域跳换到另一个论域。我一开始曾打算把所有这些内容都集拢在一本书里；对这本书的形式我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设想。但我当时认为本质之点在于：这些思想应该自然而然地从一个论题进展到另一个论题，中间没有断裂。

我数次尝试把我的成果熔铸为这样一个整体，然而都失败了；这时我看出我在这点上永不会成功。我看出我能够写出的最好的东西也不过始终是些哲学札记；当我违背它们的自然趋向而试图进一步强迫它们进入单一方向的时候，我的思想马上就变成了跛子。——而这当然同这本书的性质本身有关系。这种探索迫使我们穿行在一片广阔的思想领地之上，在各个方向上纵横交错地穿行。——这本书里的哲学札记就像是在这些漫长而错综的旅行途中所作





的一系列风景速写。

我当时一次次从不同的方向重新论及同样的要点，或几乎同样的要点，画出新的图画。这些图画里不知有多少画得很糟，或显不出特征，带有一个拙劣画家的所有缺陷。把这样的图画筛掉以后，还留下一些勉强可用的；这些图画须得加以排列，时常还须剪削，以使它们能够为观者提供一幅风景画。——所以这本书其实只是本画集。

直到不久以前，我其实已经放弃了在我生前出版我这本书的想法。出版的想法当然时不时会冒出来，主要的原因在于：我违乎所愿地了解到，我的成果在通过授课、打印稿和讨论得到传布的过程中，遭到多种多样的误解，或多或少变得平淡无奇或支离破碎。这刺痛了我的虚荣心，久难平复。

但四年前<sup>①</sup>我有机会重读了我的第一本书（《逻辑哲学论》）并向人解释其中的思想。当时我忽然想到应该把那些旧时的思想和我的新思想合在一起发表：只有与我旧时的思想方式相对照并以它作为背景，我的新思想才能得到正当的理解<sup>②</sup>。

自从我十六年前重新开始从事哲学以来，我不得不认识到我写在那第一本书里的思想包含有严重的错误。拉姆

① 据 G. H. 赖特的“维特根斯坦手稿”一文，这可能是“两年前”之误。——译者注

② Suhrkamp 德文全集版实现了这一计划，把两部著作都收在第一卷中。——译者注

西<sup>①</sup>对我的观点所提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我自己几乎无法判断这程度有多深——帮助我看到了这些错误——在他逝世前的两年里我在无数谈话中和他讨论过我的观点。我感谢他那些中肯有力的批评；但我甚至更要感谢本大学的教员 P. Sraffa 先生多年里不间断地对我的思想所作的批评。本书中最为重要的观点应当归功于这一激发。

由于不止一个原因，我在这里所发表的东西会和当今别人所写的东西有交会之处。——如果我这些札记没有印记足以标明它们是属于我的，——那我也就不再坚持我对它们的所有权。

我今把这些札记公诸于世，心存疑虑。尽管这本书相当简陋，而这个时代又黑暗不祥，但这本书竟有幸为二三子的心智投下一道光亮，也不是不可能的，当然，这种可能性委实不大。

我不希望我的书使别人省心少作思考。我愿它能激发谁自己去思想。

我本愿奉献一本好书。结果不曾如愿。可是能由我来改善它的时辰已经逝去。

1945年1月于剑桥

---

① Frank P. Ramsey, 剑桥教授,《数学基础》的作者。——译者注



世纪文库编委会



主任

陈 昕

委员

丁荣生 包南麟 叶 路

李梦生 陈 和 陈 昕

郁椿德 金良年 郭志坤



# 目录

001	编者小识	
001	序	
001	第一部分	
271	第二部分	
362	中译者后记	

# 第一部分



原书空白页

1 奥古斯丁，《忏悔录》卷一第八节：<sup>①</sup>“当成年人称谓某个对象，同时转向这个对象的时候，我会对此有所觉察，并明了当他们要指向这个对象的时候，他们就发出声音，通过这声音来指称它。而他们要指向对象，这一点我是从他们的姿态上了解到的；这些姿态是所有种族的自然语言，这种语言通过表情和眼神的变化，通过肢体动作和声调口气来展示心灵的种种感受，例如心灵或欲求某物或守护某物或拒绝某事或逃避某事。就这样，我一再听到人们在不同句子中的特定位置上说出这些语词，从而渐渐学会了

---

① 维特根斯坦引用的是奥古斯丁的拉丁原文，而在脚注中附上维氏自己的德译。我的正文译文从维氏的德文译出，这个脚注里附上周士良先生根据拉丁文的译文（商务印书馆，1963，北京）：听到别人指涉一件东西，或看到别人随着某一种声音做某一种动作，我便记下来：我记住了这东西叫什么，要指那件东西时，就发出那种声音。又从别人的动作了解别人的意愿，这是各民族的自然语言：用面上的表情、用目光和其他肢体的顾盼动作、用声音表达内心的感情，或为要求、或为保留、或是拒绝、或是逃避。这样一再听到那些语言，按各种语句中的先后次序，我逐渐通解它们的意义，便勉强鼓动唇舌，借以表达我的意愿。——译者注



去理解这些语词指涉的是哪些对象。后来我的口舌也会自如地吐出这些音符,我也就通过这些符号来表达自己的愿望了。”

在我看来,我们在上面这段话里得到的是人类语言本质的一幅特定的图画,即:语言中的语词是对象的名称——句子是这样一些名称的联系。——在语言的这幅图画里,我们发现了以下观念的根源:每个词都有一个含义;含义与语词一一对应;含义即语词所代表的对象。

奥古斯丁没有讲到词类的区别。我以为,这样来描述语言学习的人,首先想到的是“桌子”、“椅子”、“面包”以及人名之类的名词,其次才会想到某些活动和属性的名称以及其他词类,仿佛其他词类自会各就各位。

现在来想一下语言的这种用法:我派某人去买东西,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五个红苹果”。他拿着这张纸条到了水果店,店主打开标有“苹果”字样的贮藏柜,然后在一张表格上找出“红”这个词,在其相应的位置上找到一个色样,嘴里数着一串基数词——假定他能熟记这些数字——一直数到“五”,每数一个数字就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和色样颜色相同的苹果。——人们以这种方式或类似的方式和语词打交道。——“但他怎么知道应该在什么地方用什么办法查找‘红’这个词呢?他怎么知道他该拿‘五’这个词干什么呢?”——那我假定他就是像我所描述的那样行动的。任何解释总有到头的时候。——但“五”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刚才根本不是在谈什么含义;谈的只是“五”这个词是怎样使用的。



2 哲学上的那种含义概念来自对语言的作用方式的一种比较原始的看法。但也可以说,那是对一种比较原始的语言(相对于我们的语言来说)的看法。

让我们设想一种符合于奥古斯丁所作的那类描述的语言:建筑师傅 A 和他的助手 B 用这种语言进行交流。A 在用各种石料盖房子,这些石料是:方石、柱石、板石和条石。B 必须依照 A 需要石料的顺序把这些石料递给他。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使用一种由“方石”、“柱石”、“板石”和“条石”这几个词组成的语言。A 喊出这些词,B 把石料递过来——他已经学过按照这种喊声传递石料。——请把这看作一种完整的原始语言。

3 我们也许可以说,奥古斯丁的确描述了一个交流系统,只不过我们称为语言的,并不都是这样的交流系统。要有人问:“奥古斯丁那样的表述合用不合用?”我们在很多情况下不得不像上面这样说。这时的回答是:“是的,你的表述合用;但它只适用于这一狭窄限定的范围,而不适用于你原本声称要加以描述的整体。”

这就像有人定义说:“游戏就是按照某些规则在一个平面上移动一些东西……”——我们会回答他说:看来你想到的是棋类游戏;但并非所有的游戏都是那样的。你要是把你的定义明确限定在棋类游戏中,你这个定义就对了。

4 设想一套书写系统,其中的字母用来标示声音,但也用来标示重音,用来作标点符号。(可以把一套书写系统